

# 如何評價香港作家

## 劉以鬯

周偉民



華

洋雜處；或者典雅地說，中西交匯，是最近一個半世紀以來香港社會的特徵。這一點，決定了香港文化的內涵的多元性。東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現代的、殖民地的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構成了一個商業發達、資訊快捷、生活繁富、物質豐盛的社會，但同時又造就了一個物慾橫流、媒體膨脹的畸形環境。在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大都會裏，人們有着特殊的城市歡樂與痛苦；文學怎樣？1927年，魯迅到香港講演，他以哲人的睿智，判斷香港不會成爲文化上的「沙漠之區」；1935年，胡適在香港大學講演，希望「香港成爲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六、七十年來，許多著名的作家、藝術家和文化人，如許地山、茅盾、蕭紅、徐訏、曹聚仁、葉靈鳳、黃谷柳、侶倫……在不同時期，聚集在香港，爲香港文學的繁榮和發展，作出過貢獻。1997年臨近，1997，意味着香港將擺脫「夾縫」位置，回歸祖國；香港文壇的現狀、對香港文學整體水平的評估、對香港永久居民作家創作深淺得失的評價以及如何認識香港文學所走過的傳統與現代東方相融合的探索創新的軌跡等問題，宏觀的論述，完全可以有新的視角、新的觀照，認識也會有新意。但個案的探討，微觀的深入；透過個別的分析，把握全局，與許會更扎實些。

劉以鬯在香港文壇活躍了將近半個世紀，他的作品，帶有香港文學的里程碑性質；因爲他的作品中蘊含着兩股激流，一股與時代的運動相匯合，另一股則潛藏得更深沉，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思想願望與需要，是穿透時空的，一直到現在，它還滋養着新的時代。讀劉以鬯的作品，有異代而同心的感悟！

劉以鬯發表作品，遠溯於三十年代他的少年時期。最早的小說是《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四十年代發表《露意莎》等。五十年代以後，有作家自己背叛自己的意志、實文求生存的報紙副刊連載小說；這些，存而不論。我們如果細細咀嚼、研究他的嚴肅文學作品，就會體會到，劉以鬯的小說藝術，無疑是對時代生活的機敏的感應，因爲他能以獨特的藝術慧眼，穿透現實，去發現和感受變革時代中的潛流；他又有深遠的憂患意識，以真誠的時代責任感，表現自己的感受。他的審美活動是超越的；超越自我，超越時代。

劉以鬯所反映的五十年代香港商業社會逐漸形成時期，社會對文學藝術的抑鬱以及作家所感受到的現實的痛苦。40年後的今天，當中國大陸處在經濟變革、社會轉型的時期，商海潮高，文海潮落，人們很容易悟到劉以鬯所體驗的那種特殊的境界，越發對劉以鬯思想的機敏犀利和藝術方法的新穎獨到，感到由衷的敬佩！

劉以鬯的作品燃燒着他整個的生命。爲探求時代、社會、人生的「內在真實」，他以全部的心血釀造藝術；在香港的特定環境中，爲嚴肅文學的生存與發展，他孜孜以求，馳騁筆墨；爲維護文學王國的尊嚴，擴大文學的生存空間，他以「一份僕勁與執著」(1)不斷地寫，不斷地編，不斷地創造，不斷地呼籲。他主編《香港文學》月刊之後，以刊物作媒介，使他的觀念，獲得華文創作界乃至世界主張嚴肅文學的作家們所認同。

劉以鬯的名字，受到讀書界和有識之士的尊敬，他半個世紀來對華文文學尤其是對香港文壇所作出的貢獻，令中外人士矚目。柳蘇說：劉以鬯「是香港真正的作家，不僅有名，而且有作品。」(2)這樸實無華的評語，對於一位爲文學藝術終身奮鬥的作家來說，分量是千鈞重啊！一位真正的作家，是一種精神現象。在漫長的人生歷程中，劉以鬯以他的熱忱、辛勤和嚴謹，在小說藝術領域，不斷地探求和創新，所取得的豐碩成果，在海內外享有極高的聲譽。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劉以鬯卷》時曾指出：「他的小說關懷社會人生，探求物象內在真實，注重民族化和現代化的結合，創新意識豐盈；他的評論，包括作家的重估、傑作的發掘、文學歷史的俯瞰和求證，遵循着求真求確、看樹看林的原則，以認真、嚴謹爲世所推崇。」(3)劉以鬯把自己生命的精華，奉獻給文學創作，讓生命化解在藝術裏。半個世紀的藝術實踐，「傳神文筆足千秋」，足令億萬讀者的心靈爲之顫動。誰說香港是「文化沙漠」？劉以鬯的作品標志着香港文學走向成熟；誰說香港沒有傑作？劉以鬯的《酒徒》就是一部輝煌的傑作！我們從劉以鬯的成就中，讀到了文學的真正價值，看到了文學（不僅僅是限於香港文學）的世紀末的曙光。當我們處身於時代變革的大潮中，回過頭來細讀劉以鬯幾十年前的作品，倏忽之間，眼光一亮，於切身體驗中真正理解劉以鬯作品超越時代的價值。

蘇軾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4)也許，由於筆者幾十年來不是生活在香港，僅僅是不時過往，對香港了解不多；好在筆者生活在改革前沿的特區省，時代變革大潮的沖擊，觀念在劇烈更替；在社會變革及文化思潮的激蕩過程中，考察劉以鬯的作品，以香港生活圈外人的思維定勢來接受劉以鬯的藝術創作，對於「廬山真面目」的把握，或許會顯得客觀一些。不過，話又說回來，劉以鬯的文學創作及文學實踐活動，是香港的一座精神堡壘，各人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觀察，卻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各有各的結論才是正常的。

我們認爲，界定劉以鬯的位置的關鍵，在於充分地認識和肯定他身處香港，在漫長的文學創作過程中，對於實現自我價值的不懈的追求。

一、香港是一個「完全用數目字管理」的完全的商業社會，這個社會是以個人求利之心作爲經濟運轉的軸心，以社會利益爲動力，推動着社會前進與發展；文學藝術多是不高工農業建設或者是物質生產過程。因爲香港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不需要

用這些生產符號來填充動力缺失的真空，並希望借以潤滑生產。劉以鬯幾十年在香港的文學活動，從不寫生產主題，從不歌頌生產領域或裏的經濟活動。他所關注的是社會的靈魂，即香港社會中的文化取向和文化價值。他對香港，始終給予一種恆常的人文關懷。

有人作過一個不無現實依據的判斷：英國人管理過的殖民地，都是社會規範十分嚴格的地方。英國人在香港經營了一個半世紀，香港的工商業管理、政府行爲、文官制度及法律等，都有嚴格的範式。上述的香港社會既成規範以內的範圍，即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的管理過程，劉以鬯是十分了解的，但他不去描寫；他所關心的是這些規範以外的，或者是對社會這些既成規範的思索、質疑、或者試圖調節甚至推翻這些規範，以及在這些活動過程中人們的心理活動、情感波動和心路歷程。換句話說，他所描寫的，不是如何執行香港社會的規範，而是不停頓地描繪給人們如何思考這些規範，對這些規範進行質疑和批判。這是劉以鬯作爲香港社會的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自己所選擇的位置，是他的社會責任感及人格力量的表現，同時也是他作品的獨創、深度和價值之所在。

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充分發達的。在這個社會裏，社會的主流是工商業者、行政官員和科技人士。作爲社會的主流政治與文化的運行，是行政權力、金錢與科技職業三者的互動；與此相關的就是滿足人們業餘時間精神消費如電視、音像和報紙副刊等通俗文化。劉以鬯把自己所參與的這部分俗文化的創造，稱爲「娛樂別人」的活動，他所追求的是「娛樂自己」的純文學。包括社會上所有從事人文活動的知識界，都完全走向香港主流社會政治與文化的邊緣；這種完全沒有「主流感」的走向邊緣，或者說，他們這種邊緣化的過程，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身不由己的選擇，也讓劉以鬯作出了自己的純文學的社會功能的選擇，即讓自己的作品對主流文化作批判和制衡。因爲主流社會有自我運轉的動力；以追求發財爲唯一目標的社會，除了經濟能力本身的制約，沒有其他價值觀從文化上給予制動的。

處於邊緣地位的純文學，一直張揚着人文價值，所以能夠抑制着「拜金主義」把整個香港變成奸商之國的企圖；一直支持着人文精神的獨立地位，功利主義無法成爲唯一的指導思想，市儈文化的煽動與變態不那麼順利。這種純文學維繫着人文價值的獨立，結果必然是與主流文化中的求利精神對抗，從而使長着俗文化的畸形仙人掌的文化原野中出現了大片大片的綠洲。

以邊緣的身分，還可以清楚地看清社會的各種思潮的位置。邊緣化的純批判，只診病不開藥方。

三、因爲香港的主流社會進入經濟運轉機制，它不需要純文學成爲齒輪或螺絲釘；香港社會從來淡化意識形態，也不需要純文學爲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服務。純文學是一種「娛樂自己」的精神活動，劉以鬯可以在借鑑傳統，吸取外來文學養料的基礎上，進行創新；將中國古典的、純粹東方的文化積累，和西方最現代的文學技巧，有心地進行過濾，然後細心地進行融合，在「無目的性」的自由空間實行真正的文學創新。創新是劉以鬯的終極關懷，也是他文學活動的歸宿。

華文文學世界中劉以鬯的位置，應該是在時代發展中的香港來確定他的坐標，而他的超越性也因此才能清楚地表現出來。

註釋：

- ①黃樹持：《劉以鬯論》附錄，見《劉以鬯卷》附錄。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版。
- ②柳蘇：《劉以鬯和香港文學》，見《香港文壇剪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北京）1993年版。
- ③《劉以鬯卷》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1年版。
- ④蘇軾：《題西林壁》見《蘇軾詩集》第23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未經批准者及出版社所有不得翻印